

舉行逾170場演出 10.5萬張門票今起預訂

2026香港藝術節融合環保與藝術科技

嘉賓出席第54屆香港藝術節記者招待會。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香港藝術節昨日公布2026年第54屆藝術節的節目詳情。藝術節將於2026年2月至3月期間舉行，涵蓋超過20個演出場地，舉行逾170場演出，並配合近300項「加料節目」、社區及教育活動。今年共有逾1100名本地及海外藝術家及製作人員參與，預計將推出約10.5萬張門票，延續藝術節一貫的國際視野與多元風貌。

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余潔儀介紹表示，本屆藝術節以匯聚「和平、堅毅、環保與藝術科技」等多重主題，藉多元節目探索人類面對挑戰時的韌性與創造力。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第54屆香港藝術節將於2月27日揭幕，由西班牙國家舞劇院帶來亞洲首演大型舞劇《美麗的奧蒂羅》，以19世紀舞姬的傳奇故事為題，結合西班牙民間舞與佛蘭明高，展現熱情洋溢的舞台魅力。藝術節的開幕演出定於3月27日，由導演兼編舞黎星攜手黃佳園，與蘇州市歌舞劇院呈獻舞劇《牡丹亭》，以唯美的舞蹈語言重新演繹湯祖筆下的經典愛情篇章。

西班牙《美麗的奧蒂羅》亞洲首演

戲劇方面，改編自古希臘喜劇《利西翠姐》的舞台劇《姊妹姊妹站起來》由香港藝術節聯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合作創作，以幽默的手法表達對和平的渴求；德國導演斯巴斯汀·凱撒受香港藝術節委約，改編劉以尊經典小說《酒徒》，以「超貧窮極流動劇場」形式帶領觀眾走進上世紀60年代香港的意識流世界；比利時先鋒劇團Ontroerend Goed則帶來沉浸式互動劇場《戲劇盲盒》，觀眾將以環保紙箱為媒介，成為舞台上的參與者，在無演員的空間中共同創造獨特體驗。

雜技方面，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久休復出，聯手繪本作家幾米及台灣FOCASA馬戲團呈獻《幾米男孩的

100次勇敢》，以奇幻的舞台語言演繹毅力與勇氣的力量。

音樂節目同樣亮點紛呈。管風琴家金馬倫、卡彭特將首度為1934年中國默片《體育皇后》現場伴奏，為這部「獻給為體育真精神而努力的戰士們」的經典影片重新譜曲，帶來中西交融的新體驗。而混合實境鋼琴獨奏會《鏡：KAGAMI》，以動態捕捉與空間模擬技術重現坂本龍一最後的10首鋼琴演奏，讓觀眾在科技與藝術的交融中體會時間與記憶的流動。

此外，藝術節將繼續舉辦多項「加料節目」及外展活動，包括走訪漁民社區、重溫上環60年代的文學風情，並透過教育計劃讓年輕一代親身接觸表演藝術。

關於藝術節的預算，香港藝術節協會主席盧景文介紹，「今年，香港藝術節的總收入預計約為1.59億港元。其中，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1834萬港元的恆常資助，約佔總收入的12%；政府的配套補助金則有望佔總收入約20%。藝術節預計將有24%的收入來自票房，而其餘約44%則依靠籌款及贊助活動。」

購票指南

- 2026年香港藝術節由2025年10月16日早上10時開始至11月28日晚上11時59分接受門票預訂，觀眾可以透過傳真、郵遞或香港藝術節網站（www.hk.artsfestival.org）訂票。門票預訂期內，觀眾可享高達85折優惠。
- 門票將於2025年12月9日早上10時起公開發售。觀眾可透過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訂票，或前往城市售票網售票處購票。



▲在混合實境鋼琴獨奏會《鏡：KAGAMI》中，觀眾將能自由漫步於場地，探索並近距離觀賞坂本龍一的演奏。

重點節目（部分）



西班牙國家舞劇院 《美麗的奧蒂羅》

該節目為亞洲首演。作品以19世紀舞姬卡羅琳娜·奧蒂羅的傳奇人生為靈感，結合西班牙民間舞、康康舞與佛蘭明高，展現熱情奔放的舞台魅力。這部作品亦巧妙呼應比才的歌劇《卡門》，以華麗的舞台與服裝設計，揭開藝術節序幕。
(2026年2月27日至3月1日演出)

林懷民 x 幾米 x FOCASA馬戲團 《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

演出將幾米筆下的知名故事角色，如《地下鐵》《微笑的魚》《向左走，向右走》，帶入舞台與馬戲表演中。台灣馬戲團FOCASA的表演者將在繪本場景中呈現表演。
(2026年3月13至15日演出)



《酒徒》

藝術節委約德國導演斯巴斯汀·凱撒改編劉以尊的經典小說《酒徒》。他採用「超貧窮極流動劇場」形式，帶領觀眾從全新角度走入上世紀60年代香港的意識流世界，呈現小說中半醉半醒的生活氛圍。
(202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及5至8日演出)

沈靖靄鋼琴獨奏會

本地鋼琴精英沈靖靄將載譽歸來，為香港觀眾獻上演奏。這位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冠軍自幼嶄露頭角，如今以高超琴藝震驚國際樂壇。演出曲目包括他最喜愛的作曲家布拉姆斯的作品，呈現「香港之光」的音樂魅力。
(2026年3月20日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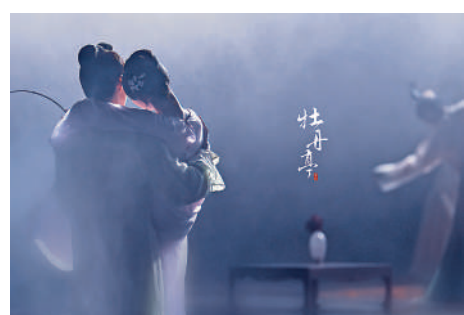
坂本龍一與「鐵皮鼓」 《鏡：KAGAMI》

這場混合實境鋼琴獨奏會透過動態捕捉與空間模擬技術，完整呈現坂本龍一鋼琴演奏的最後身影。光影與旋律交織之間，觀眾彷彿追尋失落時光，近距離觀賞坂本的演奏，捕捉他指尖躍動與凝神瞬間的細節，體驗一次沉浸且永恆的音樂之旅。
(2026年2月27日至3月15日)



舞劇《牡丹亭》

作品以湯祖的傳奇劇本為基礎，突破傳統敘事框架，由黎星與黃佳園共同執導，並聯同蘇州市歌舞劇院30位舞者演出。流動的水霧與光影中，舞者曼舞演繹杜麗娘與柳夢梅的至情絕戀，為這部永恆愛情經典注入新生命，為藝術節畫下完美句點。
(2026年3月27至29日演出)



香港話劇團《兒子》 詮釋至親至疏是家人

一家人，怎樣才是適當距離？怎樣才能好好表達愛？

繼三次公演《父親》後，香港話劇團再度製作法國編劇霍里安·齊勒（Florian Zeller）的「家庭三部曲」作品《兒子》，讓一路走來的觀眾，多了一些觀劇連繫和期待。跟《父親》一樣，《兒子》以不一樣的手法關懷弱勢、病患，《父親》是認知障礙症，《兒子》是抑鬱症，後者以極端的結局，讓觀眾帶著深刻沉重的心情離場。如果現實容許，我們情願把悲劇留在劇場裏。

羽羊



香港話劇團挑戰齊勒「家庭三部曲」中的《兒子》。

《兒子》主要場景是爸爸Pierre（余翰廷飾）的家，現場搭出一個寫實的家居布置，幾乎就是一桌兩椅（沙發及茶几），色調素雅，簡潔、簡約，跟兒子Nicolas（羅文澤飾）內心翻騰的情緒，形成強烈對比，僅僅通過一些看起來不太對勁的意象（譬如兒子弄翻茶几和沙發卻沒有人執拾），呈現古怪不安的氣氛，同時隱喻劇中人對兒子狀況視而不見的態度。再想想，那種沒有多餘擺設的布局，像酒店一般缺乏生活感，或許反映了這個家關係疏離。

門作為意象

門在該劇也是一個重要意象。敲門是主動連繫，關門是關上心扉、拒絕溝通；門外門內，不一樣的世界。觀眾在舞台上，看到一個大門，還有兒子的房門，剛好左右相對，那便是外界與兒子內心世界的最近也最遠的地方，都不設門。該劇開場，Anne（黃慧慈飾）站在前夫門外，慌張地跟他對話，Pierre本來沒有讓Anne進內，似乎打算盡快把話說完，直到她談到兒子的異常，Pierre才緊張起來，讓她走進來慢慢聊，Anne從一開始的局外人變成局內人，重新走進Pierre的世界（走進屋子裏），兒子連繫了彼此。

Nicolas也有很多把門關上的情景，譬如他搬進爸爸與Sofia（張紫琪飾）的家後，相比二人主要在大廳裏活動，包括聊天、喝酒、談情，Nicolas卻幾乎每次都是從房間裏走出來，跟他們互動，完全出自他的意願。有次Sofia煮好咖啡，請他出來，卻敲門不果，過了半晌，他才徐徐地打開房門，Sofia問他為什麼不回應，他卻說已回應了她，他大概是在自己的世界裏回應了她吧，又或者，不回應便是回應。又有一次，兒子想跟爸爸聊天，看到爸爸和Sofia在大廳相談甚歡，不願打擾，便請爸爸待會兒再找他，然後重新回到房間，關上房門。關門的動作，是封閉內心世界的具象化。

「是不是打擾到你們？」Nicolas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擾別人，其實也是內心投射，自己又何嘗不是不願意被別人打擾？他從媽媽的家，躲進爸爸的家，但最後發現，儘管換了風景，這邊那邊，都不是安居之所，媽媽不懂他，爸爸逼他，Sofia沒有完全接納他，反而獨個兒走路、待在公園裏，甚至咬手指、傷害自己，才最輕鬆自在。他後來重返老家，跟久違了的媽媽碰面，卻只待在家外，過門而

不入，隱隱然告訴觀眾：已回不去了。

有時不懂 有時太愛

Nicolas說，生活很重，重得叫他早點完結。《兒子》沒有明確說明Nicolas的發病成因，反正情緒病因果從來都很複雜，跟原生家庭、成長背景、生活經歷，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Nicolas當然有提到父母離異對自己影響很大，「就像扯開了兩半」，但若追從前因後果，大概更複雜更深層。余翰廷很用力地演繹Pierre，一個強勢而事業有成的男人，說話急促，愛之深責之切同時咄咄逼人，未必期待兒子將來出人頭地，但至少規矩生活，對他走調的行程，包括逃學、割手、把刀子藏在床褥下，統統難以理解，也似乎不想理

解，於是Nicolas漸漸變得只跟他說一些中聽的話，即使病態說謊也不在乎，Pierre也只會自設規矩讓兒子遵守，以為就能帶領他走出困境，但對病患而言，不僅行不通，甚至帶來反效果，兒子最需要的未必是領導者，而是同行者、陪伴者、聆聽者——儘管他未必想說，也不懂怎樣說。Pierre差一點點便成了那種討人厭的爸爸（撇除他另結新歡拋棄妻子，那可能更難以被原諒），現在觀眾看到的他，不是不愛兒子，只是有時不懂，有時太愛。

相對余翰廷飾演的Pierre的「重」，羅文澤飾演的Nicolas便得「輕」，有點像大人眼中難以理解的Z世代，到底是在鬧情緒、耍脾氣、不聽話、找藉口，還是真的精神異常，不只Pierre和Anne，觀眾作為旁觀者也摸不透，不得要領，無從入手。想起去年上映、翁子光執導的《爸爸》，蘇文濤飾演殺死母親和妹妹的阮厚明，就有類似的淡淡然得叫人無法理解殺人動機的演繹，這次羅文澤同樣沒有把外界對病患的刻板印象以至歇斯底里演繹出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錯愕和難以接受，比起一切講清楚明明白白，更叫人心有戚戚然。



話劇《兒子》劇照。